

“松溉五二事件”的回忆

张 光 远

本文命题为“松溉五二事件”，是说在一九五二年内，松溉一小撮坏人钻政策空子打击其所虚构的奸匪集团；开展退还匪脏运动，肃清烟毒运动，借以诬枉好人，制造冤狱的三桩事情的总称。这三桩事情都是同一小撮坏人连续乱搞的，而被害的一群人也连续蒙受诬陷。事件的是非虽然澄清了，但其影响却深留人们脑际，应该引为教训。写出来，可以反证当前健全法制的重要意义，可以激发我们学习法律知识兴趣。

我 的 简 历

我是“松溉五二事件”的主要受害者，因此得先简介我的经历。同时，坏人制造事端的时代背景也得略为叙述，因为那是他们得以逞其阴私的条件。

我出生于一个破落地庭，一九二五年十四岁时，便进入松溉一间花纱店当学徒，以后就一直从事于工商业。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财政金融极度混乱，高利贷应运而生，凡借一万元，三天后便要还本息四万元。我和友人在泸县移管的花纱店在其冲击下，整个资金亏蚀净尽。不得已，乃于同年七月返回松溉租得川和湾黄姓酿酒榨油厂一座，遂移合管，得以暂获栖止。解放后的一九五一年，政府收归独资为专卖局加工酿酒厂；一九五七年，复改该厂为公私合管企

业。

解放后的一九五〇年初，松溉镇人民政权方始建立，即遭土匪袭击。松溉镇部份街道曾被土匪占领，全镇被数千土匪围攻七日之久。后经人民解放军清剿平息。五月初，徐亚云县长来松溉视导工作，建立多项地方组织，我被推任为永川县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松溉分会的主委。一九五一年冬，我参加了民主人士土改工作队，被分配到永川七区所属的仙龙乡工作，担任统计任务。一九五二年初，“三、五反运动”展开，我于三月十六日奉调回松参加学习。当将行将返家里，还未及与工商业户碰头，即于三月十八日下午被店员来到川和湾我经营的酿酒厂叫我到店员工会谈话，遂失掉了自由。

序 幕 拉 开

松溉店员工会主席胡叔伦，别号胡狮子。此人原为松香堂药店店员，解放后混进了工会。他伪装积极，不惜捏造假象，图谋进一步骗取政府信任，借以报复“私仇”，以期一箭双雕。事情是这样的：他的父亲系松溉对岸二溪乡（属江津县）的破产地主，好包税闹讼，为人甚为厌恶。一九五一年清匪反霸时，遂潜来松溉，隐居于胡狮子药店里。时管纸坝业的曾敬武任该段段长，将其父拘发检举，为松溉公安派出所拘返乡。因而胡狮子对曾敬武恨之入骨，伺机回击。此时，“三五反运动”展开，胡为店员工会主席，自然是松溉镇该运动打虎队的主要力量。他遂向镇领导谎报情况，说曾敬武于昨夜（一九

五二年二月下旬的一天）指使雕刻工人温荣经窃去店员工会材料十三件，并同松城工商联筹分会主委张光远组织奸商集团抗拒运动，毒害店员工人，应把他拘捕起来。事实上胡虚构的作案日期，曾刚从泸州为税木厂进货归来，张还在仙龙乡土改队里。可镇领导竟不察虚实，交胡处理。胡遂将曾银武拘捕起来，连续数天进行刑讯。先是跪碎瓦砾，剥去其衣裤，仅留遮丑短裤“戒腰带”、“背灵牌”、“灌大裤”，曾快要接近死神；然后将石子一沓陷在他的口内，强拉着右手在已经写好的材料里盖上指模，算是自供不讳。第二天再将曾捆绑游街，一切灾难性戏剧的序幕，也就拉开了。

奸 商 集 团

三月十八日，我被叫到塘湾街邓姓住宅楼上店员工会办公室处。会堂高设，胡胖子居中坐上，旁有记录一人，陪审者数人。胡胖子首先问：“张光远，你同曾银武等人组织奸商集团抗拒三反五反运动，现在交代！”这一晴天霹雳，震得我不知所措，舌结难对。随即听胡胖子一声，“与我跪倒！”我被两旁侍者按着肩、背，跪伏于碎瓦砾。胡胖子说：“张光远，你是知道党的政策的，‘坦白从宽’吗？曾银武都交代了，你们在他店铺后院里开的会，你能抵赖吗？”我说：“我是十六日才从仙龙乡回到松城的，什么奸商集团，我怎么不知道，怎么能交代得出呢？”于是，刑讯一加再加，令人痛不欲生。胡胖子说：“张光远，你要很好地考虑，是坦白的好呢，还是抗拒的好？”

并以教供的口吻说：“从文昌街起，黄坤山是不是你们奸商集团的人？这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心里思忖着：历来就有“无商不奸”的说法。“奸商”二字在三、五反运动里是不能否定的，集团呢？也可依据各自不同的观点来判断。抗拒“三、五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是具有两面性吗？当损害到自己利益时，是难免不有不满意识蕴藏于心的。毒害店员工人，是犯罪行为，不承认吗？听到曾银武所“玩的格”，那是吃不消的。经过思想斗争，管他的，承认下来，等待上级调查处理。他们本着曾银武所供的材料来教供，我便唯唯应诺着“是，在。”如蒙问到奸商集团，陈益恭在不在？随即应着“是，在”。接着就是喻吉祥，朱志远在不在？“是，在”。大凡沿塘湾街、正街、直至川和湾，转面至于上码头所有较大的工商业户三十余家，他们都几乎问到了，我都一一应诺“是，在”。讯问之后，他们把我送到搬运工会，带上手铐，第二天加上脚镣，入晚把我绑在门柱上一个多小时。后来听说是因一九五〇年搬运工人提请调增运费没有得到上级同意，有人挑动说是我从中作梗，欲将我吊棍棒打死，好在没有得到县政府的允许，幸免于难。第三天将我移押在唐家院楼上，陈益恭也接着关在一起。随后几天中，听说店员弟兄，手执绳索，沿街巡游，人心惶惶，难安寝席。三月三十一日，县公安局侦缉队长赵华采松，在第四区召开群众大会，将曾银武、陈益恭和我三人正式逮捕；随即押送至县看守所，度着铁窗生活了。

越日，提审。我以为这一下应该是实事求是了，孰料得到喝斥的是“反供！”把我手反铐起来，叫我好好考虑。二次提讯，我又把店员工会如何地刑讯逼供作为申诉一通，复于反铐外加上脚镣，再提讯，再坚持其理，再加“背枷竿”。我背了三日三夜的“枷竿”，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好放弃其理，说是思想转变过来了，不得反供，才脱枷刑。

最后一次提讯，有赵华在座，把陈益恭叫来对质，并掷下一本“奸商集团”的会议簿作物证。那个可笑的“簿”，记录与划到者的签名，全出于一人之手，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为捏造，可知作为铁证。记得簿上是以我为首，陈益恭为秘书长，曾银武为情报组长，陈宏亮为筹备组长，吴克礼为联络组长等等。尤其恶劣的是胡瞎子等硬要“白肉生药”，迫使陈宏亮、宋志远等向中药店索得砒霜、研制成毒品上缴，作为未遂罪的物证。赵华说：“张光远，你看人证物证俱在，怎么赖得掉？现在既然认罪，好好听候处理。”看情形冤案就这样成立了。

造 罪 运 动

过了几天，胡瞎子等人又编造事实，说以我为首的一夥人在东狱庙分驻，在仓房部章学稼参加特务外围组织吃血酒。复经看守所司狱人员提讯，难题又落到头上来了。东狱庙分驻，指的是一九五〇年三月，松浦受到大股土匪七天抢劫、围攻时发生的事。土匪抢劫松

就确实有其事，而我等参与分赃则纯属虚构诬陷。因为当时通匪害最重者为工商业户，而今谓分匪赃者又为工商业户，那呈来的逻辑，实在是奇谈怪论！至于在邵章华家吃血酒一事，听说在一九四九年五月时，永川王介仁来松发展特务外围组织，邵章华等二十余人举行宴会招待过他。彼时，我还在泸县，尚未迁返松溪。王介仁其人我也素不相识。这在口头上就记问题说清了。怕分赃事，答复不上，于是持单牌镣，由单牌镣而双牌镣。天天叫与书面交代，在高压下，真是百口难辩，只好来个移花接木，把已经交代过的奸商集团分子而尚拘押在公安局的三十余人都说成是分赃者。司审者认为仅仅这些人，不行，有隐瞒，斥我再写。于是连累加了十余人，还是不行，最终加到六十凡人才告小结。接着，又叫交代分赃的种类和每人分得的赃物数量，我都殚精竭虑、挖空心思，编列陈，书面供报。再接着，就是司审者叫写信回家动员亲人积极退赃，争取早日就释。这样一来，原意在于松缓刑讯、从思想改造角度联系奸商集团推理逼写的供状，竟被当成铁证，搞起一个清退匪赃运动来了。后来听说当时情况，除我所供大小工商业户积极退赃外，赵华、陈聚发、胡崇子等还分头号召群众检举揭发隐藏的“分赃者”，并叫“分赃者”立功赎罪。于是多人为了避免拘押，竟相互咬，甲拉乙、乙拉丙，丙又拉丁，丁又拉戊，人人自危。例如前县政协委员郑志云，一贯行医，也拉入退赃行列。并有人揭发说他曾组织卫生队数十人参加奸商集团。解放初期，松溪经过整理，登记

的工商业户，包括鞋版、船户，共为八百余家，扭入退赃的，数达二百多户。在退赃时，有的把土布机上尚未织成整匹的成品也割去退赃；有的把各作炊爨用的柴块也折价退赔。松纸木船运输业有船户一百二十余家，由船员冷奇才司令，与胡猗子上下其手，在打击奸商集团、清查匪艇运动中互相呼应，应时刑讯逼供。原有税工的大船户陈治华竟受到以竹签打入十指的酷刑。在用刑上别开蹊径，真无愧于“奇才”是不让胡猗子专美于前的。

退赃物品中，计有钟、表、呢帽、被盖、皮衣、夹衣、草衣并金质私章、戒子等等。为了试证赃物的真实性，在赵华等主持下于大禹庙内举办匪赃展览，通知村里农民和镇上群众前来参观，认赃领物。他们令退赃者立于侧，口喊“农民伯伯、农民叔叔们，一九五〇年三月枪松溪时，我们分了这些赃物，哪些是你们的，请你们来认领。”三天展览，无人认领一件，乃全部运到城隍，听说是全部拍卖净尽了。

烟 毒 运 动

匪艇运动，余震犹存，不知怎的又来了一个烟毒运动牵扯到我这素与鴉片烟不打交道的人。大约是一九五二年九月初的一天，县看守所收押了一百零几名烟毒犯，把各囚室挤得满满的。可不久又将这些人陆续开释回家了。后来得知我县第二次掀起禁烟肃毒运动，以城关、松溪两地为重点开展工作。松溪点上有前国民党江津县白沙镇警察所长刁乾元和兵痞，绰号黑果子的曹荣高，为了掩饰其历史罪恶

乃伪装积极，大肆“检举”，再加上已被关押的伪松毓镇长王德恩胡乱交代，把已经流落苦海的航子手和断绝资源的烟毒贩通通视为现行吸毒、贩毒者来对付；甚至扩大到凡与烟毒沾边的，都要甲起来查禁一次“打烟鬼”。其方式是把“罪人”围成一圈，甲距两米开，由运动中的帮手在其身后驱赶，或用脚踢，便与对方相逼，以致头碰头，脑碰脑。为了避免反肉之苦，只好招供，这样便成了敲诈、勒索犯。煎县人民代表张伯仲曾在这次吃尽苦头。我由于已被关押，只被提审交代数次，先是否定其所捏造之罪行，后被迫一一承认。由贩运毒品数十两起，逐步加码，最后由数万两递增到十三万余两，才算完结。

案情发展至此，转嫁成了奸匪集团毒害雇工的头头，又冒带头分领烟膏，先并参与了土匪运动的分子。再加上禁烟运动的不息悔改的大烟毒贩，可算罪大恶极了。后来听说他们对铜叙烟处死门（保王泰、曹成武也同往论处）上报时，没有得到县委刘平书记的批准，在客观上获得了澄清冤情的时间。

澄清冤情

由于胡野子等人滥用工会权力，在三·五反毒运动中制造一系列冤案，弄得满镇风雨，人心惶惶。酿酒加工户黄坤山，因而自缢死；吴元礼被迫限期交出毒药，跳楼自杀未遂，砍断四肢；后负重伤被向胡野子提出意见，不准大搞刑讯逼供，把运动搞偏，胡野子请去我失了安眠药，其有私怨的罗太老：准备将罗吊起，因被……无……
24日将其吊下……
~8~

2

因内外迁重庆等地劳教生居多，数达三百余人，有的甚至全家迁徙。

起代^{たけ}
力^{ちから}

交際引起良
心

≈ 9 ≈

在本犯年轻错误的个别党员，并不能代表党现有领导的形式，党是伟大的、光明的、实事求是的。我在这次不幸的遭遇中，却有深刻的体会。在看守所里，由于先后受到严峻考验，形、影两亏，因疲逐渐麻木起来，进而陷于全身瘫痪。此后三个月中，得到党的照顾，指派二人于地铺上送饭以延，传食辟秽，得以苟延性命。当无罪释放时，又给我医疗补助旧币一百万元。与此同时，政府又赐还了“赃物”，其物由群众评议，逐项折合现金，分别给领。全镇总计数约两亿元（旧币），我得了一百七十余万元。由于有了医疗补助金和“赃物”折价款，解决了医药、营养上的困难，四个月后便能站立，逐渐能够蹒跚举步了。一九五七年私营工商业改造时，我的资产核为四百零几元（人民币）。我虽失掉了劳动力，党仍以私方从业人员对待，给我工作，有了工资收入，生活得以保障。继后，又在结案宣判大会上，再度给我二十元（人民币）生活补助。党一再关怀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感激涕零，旧社会，冤狱岂少，哪能如此妥善处理呢？

时间过去三十多年了，此事回忆成文，除亲身所触者外，部份是由同案受害者或其家属提供的，部份是由知罪者提供的。然而波及面广，错误之处难免，希望身历其境者如以补正。在叙述方面，又以本人为核心，至于同案人未能一一备述，谨希鉴谅。

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日

夜袭陈家祠堂

刘 桐 禄

抗战时期，我在中央军校武岗分校毕业后，分发在第三十集团军七十军新编十四师（七三）攻击营任排长。部队驻江西省武宁县茅田一带抗日。

一九四一年十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大约一点多钟，连长王保南赶来我排说：“刘排长，今夜有战斗任务，敌枫坪大队的一个小分队，有五十多人，今夜住宿小石山陈家祠堂，距我营驻地约十六华里，命令你排消灭这股日军。”我接受任务后，于一点四十分吹紧急集合哨，各班携带轻便武器齐集院坝，我向他们宣布了情况和任务，立即率领全排出发。

是夜，月黑风高，小路崎岖。全排士兵，热血沸腾，无盲疾走。三点二十分钟，抵达小石山附近，队伍暂停。我带两名副班长接近祠堂侦察：敌人驻地外围没有设置警戒，祠堂大门有两个卫兵，一坐一站；后侧门有一个卫兵；祠堂里面时而传出轻微的谈笑声，其余没有什么动静。这股疲惫的日军，想已都入梦乡去和他们的父母妻儿团圆了。

我们了解具体情况后，迅即回到原地。我命七班直往祠堂后门，消灭敌人卫兵后，即准备手榴弹，上刺刀，并与八班保持联络。命八班派出士兵四名，担任游动哨，监视来援之敌；其余也准备好手榴弹，

上好刺刀作我助攻力量，并与我保持联络。我带领九班主攻祠堂大门。

任务布置完毕，我即发出进攻暗号，先是一齐投掷手榴弹，霎时，火光闪烁，爆声响彻夜空。趁烟雾弥漫中，全排士兵气势凶猛，大声喊杀！冲进祠堂，见到鬼子就猛刺、枪击。日军从梦中惊醒，非常慌乱，一时辨不清方位，摸不到枪弹，只好东躲西逃。自称为‘大大的皇军’被杀得哀嚎惨叫。房前、屋后、天井、阶前、檐下、墙角，敌人横七竖八躺下。有的受伤呻吟，有的还在蠕动。战斗约半小时，为防止日军反扑，我排即主动撤出战地。

这次夜袭，敌人整个小分队，除我八班游动哨生潘雨名和饶幸脱逃者外，其余全部歼灭，那两名俘虏，在随我排撤回行军中途，坚持不走，意欲逃跑，也被就地处决。我排缴获敌轻机枪一挺，步枪六支，红壳香烟盒式的指南针十多盒，铅锡饭盒五个；其余被炸残缺武器物资就未一顾了。我排清点人数，计牺牲副班长一名，失踪士兵两名。东方微亮之时，我们胜利返回驻地。连长王保雨、营长邱能，对我排英勇杀敌，坚决完成任务，均给予高度的表扬。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抗战中难忘的一次敌机空袭

陈 中 坚

五十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冒天下之大不讳，发动卢沟桥事变，其积年侵略野心，一下暴露无遗。举国上下，义愤填膺，众多青年学生争先从戎，我也不例外地考进中央军本校十四期二总队通信兵科。毕业后分发至通信兵第二团任排副、排长；后任通信兵第五团一营二连连副、连长等职。先后都配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工作。八年浴血奋战之中一次敌机空袭使我终身难忘。特撰记如次，兼悼亡友。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日，军校十六期通信兵科同学陈光远（海南岛人）被派来我连任连副，我连当时随长官司令部驻洛阳西工营房。陈连副与一、二排官兵见面之后，要求对本连三、四排作一次参谋旅行。我当即同意。因我连三、四排被分割在叶县、方城、南阳、唐河等地执行任务，正待前往视导，陈连副旅行历时六天，回连后向我建议两点：“其一，本连一、二排担任长官部通信联络，任务至关重要，洛阳目前虽非敌人主攻目标，在其优势空军条件下，应特别提防其空袭。今后训练官兵宜减少制式科目，预想情况，多作小规模演习。其二，电话排的总机兵与架设兵宜随时调换，以期练成全面技能。”这些建议符合实际，有预见性和指导意义，我都采纳了。尤其在他殉国后，痛惜之余，更是坚持不辍，大见成效。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敌机九架轰炸西工营房长官司令部，

我方没有空军迎战，只有高射炮对其射击，由于高射炮弹从四面八方连珠般地射向天空构成密织火网，敌机不敢俯飞肆虐，只在高空投弹。一架敌机闯进我火力网被击中冒烟，敌机仓皇逃去。西工营房数处起火，电杆电线被破坏多处，尤其二总机引进线被炸断更多，司令部电话中断，长官侍从宋连部传谕：“限于一小时内恢复电话联络。”没等督报解除，我连全体官兵（铁三、四排）立即登高，扎线、接线、安装、试话。陈连副擅长登高，他总是抢着登高扎线，既快又好。由于他的带动，大伙你追我赶，紧张愉快地工作着。

正在抢修之际，紧急督报又响了，敌机三架迅即临空。这番敌机并不投弹，专用机枪扫射。官兵都已进入隐蔽部，惟陈连副仍在外积极操作，并建议：“司令长官限我们一小时内恢复电话联络，隐蔽身体固然应该，完成任务才是第一呀！”我说：“敌机已经临空，无论如何得先隐蔽。”没等我说别的，陈连副又登上二总机洞门前高杆上。我听到敌机扫射之声，此起彼落，不能再于此时暴露目标。连呼：“陈连副下来隐蔽，下来隐蔽！”他答“一会儿，一会儿。”就在应声后十多秒钟，他跌下来了，中弹处急速流血，说完：“谁……再……上……”一句，就永别了。

陈光远连副练兵有方，不惧危难，光荣殉国，同千千万万无名英雄一样为了民族生存坚持抗战工作，付出了可贵的生命。这样的人除在抗日烈士纪念碑上保存一份外，其个人事迹应永远流传。今值“七